

概 况

布依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历史长河中，布依族人民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祖国的西南，为发展祖国的经济和文化，为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布依族人口有二百一十二万多人（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资料），主要聚居在贵州黔南、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地区的镇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在安顺地区的其他县（市）、贵阳市郊区、六盘水市辖区内也有部分聚居；另外，在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毕节、遵义、铜仁等地区以及云南、四川的部分地区也有布依族居住。

布依族自古以来就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它与壮语、傣语、侗语、水语、黎语等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而与红水河南岸的壮语更为接近。

布依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三个土语区。望谟、册亨、罗甸、独山、贞丰、安龙、兴义等县和惠水的一部分以及云南省的罗平、富源等县属于第一土语区；贵阳市郊区、龙里、贵定、清镇、平坝、安顺等县和惠水、长顺的大部分地区属于第二土语区；镇宁、晴隆、普安、普定、六枝、盘县，水城等县（特区），关岭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四川省的宁南、会东等县属于第三土语区。

布依族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在日常交往中，通常以汉语

作为交际工具。布依语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布依族过去没有民族文字，在民间巫词经咒中本民族有人以汉文作为记述布依语的符号。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于一九五六年创制了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布依文。从此，布依族人民才有了自己的文字。目前，布依文正在积极推行中。

布依族地区大部分位于温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为摄氏十六度左右。南部靠红水河一带，海拔低，属于亚热带气候，冬季温暖，夏季炎热，年平均温度为摄氏十九度左右。只有少数高寒地区年平均温度在摄氏十四度左右。境内苗岭山脉横亘其中，支脉绵延全境。主峰云雾山在都匀、贵定、龙里、惠水、平塘之间，地势北高南低。贵阳、贵定一带，海拔在一千米以上，黔桂边界的河谷地带，海拔降至二百米左右。境内山峦重叠，丘陵起伏，河流纵横，山川秀丽。主要的河流在南部有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北部有三岔河；东部有曹渡河、都柳江等；西部有黄泥河。南、北盘江和红水河两岸，是布依族发祥之地。

布依族地区水利资源极为丰富，正在建设的南盘江天生桥坝索水电站，装机容量可达二百四十万千瓦；黄泥河鲁布格水电站装机容量可达六十万千瓦。布依族地区的江河，蜿蜒于群山丘陵之间，其中有许多河谷盆地（坝子），大的坝子以都匀、独山、贵定、惠水、兴义、平坝和安顺等县（市）较多。

布依族村寨多依山傍水，聚族而居，通常是几十户甚至百余户为一村，也有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的。

布依族住房历史上称之为“干栏”式建筑，如《赤雅》中说的“人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近现代以来多居住平房、楼

房、半边楼房（又称吊脚楼），不少地区已发展为砖木结构的瓦房。

布依族善种水稻，以大米为主食，喜吃糯食及酸类辣味，好饮酒。

布依族妇女历史上曾穿裙子，近现代以来，西部地区仍穿百褶裙，大部分地区则改穿大襟衣、长裤、襟沿、盘肩、袖口、裤脚都镶有栏干。有的地区与汉装相似，但系有各种花纹图案的围腰，作为民族标志。男装穿对襟衣，大裤脚，戴青帕、白帕或花格帕，也有穿长衫的。

布依族先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口头文学，其中有神话、传说、故事、诗歌、童话、童歌、童谣、戏曲、谚语等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工艺美术有精致的蜡染和刺绣，有织有各种花色的棉布；竹编有平塘、独山一带的斗笠，荔波的凉席，平塘牙舟的陶器，久负盛名，花溪黔陶的陶瓷精巧实用，各具特色。木石雕刻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布依族民族节日有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等。春节、端午、七月半等节日与汉族相类似，但过节的内容与形式，自有其民族特色。

历史上曾有布依族以十一月为岁首的记载，这是部分地区的情况，至今独山、平塘、荔波一带，还有在十一月过小年的习俗。

布依族地区的名胜古迹有被誉为“贵州高原之花”的花溪，驰名中外的黄果树瀑布，玲珑多姿的安顺龙宫、镇宁的犀牛洞（火牛洞）以及红枫湖、花江桥、安龙的十八先生墓等等。

布依族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包谷和小麦。其次为小米、高粱、红稗、荞麦、薯类和豆类等。棉花和油菜种植相当

普遍。镇宁、望谟、兴仁、贞丰、安龙、兴义和罗甸等地盛产甘蔗、红糖。贵定的烤烟、云雾茶，独山的青麻，册亨、望谟、罗甸的木棉，木耳、冰片，镇宁六马的桐油，大山乡的土靛，兴义和滇东南的生姜等都很驰名。水果中最有名的有兴义、惠水的桔子、罗甸、晴隆的黄果，红水河一带的香蕉和芭蕉，以及各地出产的通草都较有名。此外，桃、李、杏、梨各地都有出产。安龙、望谟、罗甸和北盘江、红水河流域有大面积的森林，主要的林木有松、杉、青杠等。此外，还生长很多竹子。都匀、兴义一带出产梦花树，是制造蜡纸、复写纸和过滤纸的原料。在深山密林和河谷深溪，还有虎、豹、熊、麝、狐狸、金鸡和水獭等多种珍禽异兽，它们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各地区还出产杜仲、五倍子、黄草、天麻、麝香、熊胆等贵重药材。畜牧饲养方面，主要家畜家禽有猪、牛、马、羊、鸡、鸭、鹅和兔。水产中鱼类也很多，最著名的是都匀、贵定、龙里、平塘、花溪出产的娃娃鱼（学名大鲵），是稀有而珍贵的两栖动物，为酒席佳肴。还有驰名中外的花溪刺梨酒，是清咸、同年间青岩附近龙井寨、关口寨的布依族首先酿造的。

布依族地区矿藏十分丰富，品位也较高，主要有煤、铁、铝、锌、锑、石棉、水晶石、磷、玻璃砂、锰、水银、冰洲石等，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正在开发，利用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解放前，布依族地区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只有城镇中的一些小型手工作坊、发电厂、机修厂等。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三十余年来，工业建设突飞猛进，目前布依族地区已兴建了煤炭、电力、水泥、钢铁、机械制造、化肥、电子、纺织、建筑材料、皮革、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造纸、食糖、酿酒、面粉、

食品加工、卷烟、印刷、民族工艺等现代工矿企业。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都匀市，全市近四十万人口，已是一个具有现代规模的新兴工业城市。都匀麻纺厂生产的麻制品和化纤产品畅销国内外。都匀制革厂生产的皮鞋，在国内市场享有声誉，这个厂脱毛制革新工艺名列国内前茅。都匀桥梁厂是国内较大的桥梁机械制造工厂之一。还有现代化生产的剑江化肥厂以及东方红机床厂等。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城内约五万余人，已建有化肥厂、水泥厂和酒厂等。兴义酒厂生产的窖酒畅销省内外。

解放前，布依族地区的交通运输路线只有黔桂、滇黔和兴仁至安龙，册享至八渡，贵阳至惠水等公路。乡村交通甚为闭塞，运输多靠人挑马驮。解放三十多年来，交通运输事业飞速发展，公路四通八达，截至一九八二年止，布依族地区的县、区和大部分乡镇已通了汽车。黔南、安顺、贵阳等布依族地区，有黔桂、湘黔、滇黔、川黔四条铁路干线通过。在贵阳市的花溪，还开辟了通往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昆明、成都等各大城市的航空线。水路交通有红水河、都柳江以及南北盘江的部分河段通行汽轮、木船。邮电、广播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布依族人民有自己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布依族先民就同中原封建王朝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唐宋以来，中央封建王朝在布依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封当地酋长为土官，子孙世袭，改土归流以后清王朝又直接委派官吏进行统治。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侵入布依族地区，使布依族地区封建自然经济渐趋解体，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布依族

人民长期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富有革命传统的布依族人民 面对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血腥统治，激起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 其中规模最大的有嘉庆二年（公元 1797年）韦朝元、王阿崇领导的“南笼起义”及咸丰四年（公元 1854年）独山杨元保领导的农民起义。接着青岩、兴义、永宁、贵定等县人民又陆续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的“教案”斗争，等等。这些农民起义，狠狠地打击了残暴的封建制度，削弱了当时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互相勾结的反动势力。勤劳勇敢的布依族人民在反抗历代封建王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以及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布依族地区的革命斗争，逐步纳入共产党的领导。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经过布依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自此布依族地区革命斗争风起云涌 其中有在中共黔桂边委领导下红水河沿岸的革命斗争；四十年代初贞丰、六马的抗暴斗争；四十年代末中共滇桂黔边区纵队罗盘游击区领导的兴义游击团、安龙游击团及六马第七支队、郎岱“三三”暴动等的革命武装斗争，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布依族人民在一九四九年（个别地区在一九五〇年）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党随即公布民族区域政策，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下，一九五六年八月八日成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九六三年九月成立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成立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成立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成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族自治地方政权的建立，使布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

第一章 布依族族源、族称

第一节 布依族族源

布依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于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是贵州的土著民族之一。

布依族的族源，据现有的汉文史籍记载和民族学资料的综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越人。古越人在殷商时期，已大量活动在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由于居住地域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形成称谓不同的许多支系。《汉书·地理志》说：“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颜师古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①《隋书·南蛮传》亦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僮、曰俚、曰僚、曰徭，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这些支系林立，种姓繁多的越人体系，历史上被称为“百越”^②或“百粤”。

古越人就分布的地域情况来看，史家称为“殆环踞中国西南各省，如川、滇、黔、桂等……而东循滨海各地如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更亘于皖、赣、鄂之交，盖不啻为中国南海东海所环抱一弧形区域焉。”^③就具体的地望而言，古越人的居住状况是：在今浙江一带的称“东越”；在浙江南部及靠福建一带的称为“闽越”；在福建南部和靠广东的部分称为“东瓯”；在四川、湖北以南一带的称为“夔越”；在广东一部分和靠近广西的称为“南越”；在广

东北部和广西中部的称为“西瓯”；在云南的称为“滇越”，在广西中北部和贵州南部的称为“骆越”。

布依族来源于“骆越”的一支。“骆越”名称的由来，其说纷纭，但有一个较合理的解释：即是因垦食“雒田”和其活动地区多“骆田”而得名，文献记载说：“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雒民。”^④“雒田”与“骆田”通，“骆越”之意，就是“垦食雒田的越人”。雒田不只交趾有，红水河流域广大地区也有。布依语里称山间所形成的谷地为“洛(luz⁹)”。“洛”、“骆”音同意，即“骆田”就是山谷里的田，布依语称为“那洛”，有“纳洛曼”、“纳洛如”等田名。古代人们把垦食骆田的越人称为“骆越”，即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以别于“闽越”、“于越”、“扬越”、“滇越”等等。

春秋时期，包括今布依族先民在内的越人，居住在牂柯江的牂柯国境内。《管子·小匡篇》云：“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柯、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从这段记载来看，春秋时期的牂柯国与吴、越、巴、荆等国并立，是南方一个较大的古国，同中原的齐国已经建立了联系，牂柯国的主要居民包括今布依族的先民在内。牂柯国，据前人考证：“处牂柯江之上，因以江名国”。“有一山，在海内，小而高，似系船，俗人谓之越王牂柯。远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为一株树在水内。”^⑤明代李攀龙《送别刘员外使黔中》诗也有“牂柯万里越王台，北眺中原秋色来，江嶂忽山三楚断，海天不尽百蛮开……”等句。牂柯是古时国名，后为郡名，因是越人分布之地，其统治者称“越王”，特冠以“越王牂柯”。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邕州宣化县之北，欢水在县北，本牂柯河，俗称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

地也。”牂柯江流长数千里，其上游包括今布依族聚居的南、北盘江及红水河流域。把牂柯江称为骆越水，即是以骆越人活动于此而得名，而骆越人分布的桂西北及黔西南地区则称为“骆越地”。由此表明：布依族是来源于百越体系中骆越人的一支。布依族和古越人具有若干共同的文化特征：如“干栏”式的建筑是布依族地区独具特色的住房形式，它来源于越人的“巢居”；布依族普遍贵铜鼓，信“鸡卜”，也是古越人的文化特征。古“越人断发纹身以避蛟龙”，现今罗甸、望谟地区的布依族中仍保持着纹身习俗的遗迹，语言也同古越语相近。^⑥ 这些均足以证明布依族与古越人的渊源关系。

在一些地区布依族群众的思想意识及其对祖先崇拜的仪式中，他们均以土著居民自居，称本地汉人为“客家”、“客户”，自称为“本地人”；有的地区在旧历年的正月初一到初三，家家都要举行迎送祖宗的仪式，这些仪式布依语称为“请相”或“热旁”。其世代相传迎送祖宗的念词有“达罕、蛮洛、拉少、林上、贯窗、歌告、善书、珉谷”^⑦等许多地名，意即请一直居住在这里的古老祖先到现在居住的地方来过年。珉谷即今贞丰，而达罕、蛮洛、拉少、林上这些地名，都在北盘江附近。达罕、蛮洛是现今镇宁及贞丰白水河沿岸的地名；拉少、林上则是白水河下游清水江沿岸的地名。贵阳市北郊乌当区新堡一带的布依族在办丧事时，引魂幡头上都要写上“矩州”或“黔州”等字样，意思是：这些地方是老祖宗的原籍，死者的灵魂应该归到祖宗的原籍去。这些足以说明布依族是该地的土著民族。

第二节 布依族族称的演变

秦汉时期，在牂柯江流域建立了个夜郎国。史书记载：“西

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民皆魑髻 耕田 有邑聚”^⑧。当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又有“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⑨“蜀东接于巴，南接于越。”^⑩三国时期诸葛亮向刘备建议把跨有荆益的地方“西和诸戎，南抚蛮越”。宋朝郭允蹈也说：越雋“南接昆明、夷越”。这些记载说明越人居住的越地，当包括今贵州南部在内。贵州南部属古时的牂柯江流域，也属夜郎国的管辖范围。^⑪《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谈到夜郎的居民时称为“夷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则称为“夷僚”。“濮”、“僚”本同族，“濮”、“越”乃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

汉以后，骆越之名逐渐在汉文献史籍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僚”或“俚”。僚人分布很广；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隋书·南蛮传》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俚、曰僚。”《太平寰宇记》说：“僚，音佬，在牂柯、兴古、郁林、苍梧、交趾。”就是说，分布在祖国西南地区，贵州、两广及湖南的少数民族，都泛称为“僚”。汉文史籍中指出“牂柯……为俚僚所居”或说“僚在牂柯”。顾炎武说：“岭表溪洞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谓之山僚。”^⑫《古今西书集成》又说：“今自巴蜀以东，历湖南、北桂、岭南、云贵数千里，溪洞山箐之中，有曰佬、曰伶、曰僚、曰瑶、曰僮之类，凡十数种……在古种类实多，有百越之名。”^⑬这当是僚人中的一部分，是从“百越”民族集团中发展而来的，即分布在牂柯等地的僚人，当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另据文献记载：僚人喜近水滨，积木以居，名曰“干栏”，铸铜为器或以铜为鼓，并对铜鼓十分珍爱，反映出对越人文化的继承性，也反映出僚人文化与布依族文化的历史渊源。

唐代出现“谢蛮”、“都匀蛮”、“白水蛮”等称谓。如唐初，在庄州（今惠水一带）的刺史谢氏称“谢蛮”，史称“南谢蛮”，在

瑛州（今盘江流域）的刺史谢氏，史称“西谢蛮”。这些“蛮”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他们都是沿袭着地名、部落或部落首领的名称而得名，虽系侮辱性的称呼，却代表布依族的一个发展阶段。

宋、元以后，布依族地区领主经济逐渐得到发展，“蕃”成为封建领地的专称，领主称为“蕃主”。宋初“诸蕃以龙氏为宗，称为西南蕃主。分为龙州部落、东山部落、罗波源部落、训州部落、鸡平部落、战洞部落、罗母殊部落、石人部落等八大部落分支”^⑭，其地望在今贵州的安龙、罗甸、册亨、兴义、镇宁、贵阳等县市。这与目前布依族的分布状况是一致的。西南蕃中“部族数十，独五姓最著”。所称五姓，即龙、石、罗、方、张五个大姓，被名为“五蕃”，后来增加了韦、程二蕃，称为“七蕃”，到元代又增加卢蕃，统称为“八蕃”。“八蕃”中有的地区在今惠水、长顺一带，其首领中有的姓氏如卢、罗、韦等姓，至今还是布依族中人口众多的大姓。

元代有“栖求等处仲家蛮”^⑮的记载，是布依族被称为“仲家”见诸史籍之始。明、清的史籍则称为“仲苗”、“仲蛮”、“青仲”或“仲家”。

从清代到民国年间，布依族除被称为“仲家”外，还被称为“夷家”、“夷族”、“水家”、“水户”、“土人”、“土边”等等，但这些称谓均是他称。

“仲家”作为布依族在这一较长历史阶段的族称，因何得名，众说纷纭，较普遍者有以下二说：

一说是布依族从事水稻种植而被称为“种人”或“种家”。

《弥勒州志》说：“种家亦作仲家”。布依族多喜河谷平地傍水而居，早事农耕，善种水稻，人们根据其经济生活的特征，呼之为

“种家”。这也是客观事实。

一说是布依族“相传奉调而来，身穿重甲，因名仲家”。^⑬也有的说：“夷族亦曰种家 或谓其好着重甲”。^⑭六枝等地的布依族至今也流行着同样的传说。这是与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布依族自江西迁来的传说相附会而来的。说那时来贵州的布依族祖先，都身披重甲。因此“重甲”亦如“江西说”一样广泛地流传。这是在民族歧视下对布依族族称的贬意。历史上把布依族称为“蛮”、“夷”、“仲家”，而把“仲”字写作“狃”等，均是阶级社会中民族歧视的例证。

布依族中自称“布依”^⑮。“布”在布依语里是“人”、“族”或“民族”的意思。“越”或“依”是古越人对自己的称谓。史载族名“越”、“夷”、“俚”、“𡵓”都是“依”的同音、近音或转音。汉族史家因“依”与“夷”音近，而“夷”又历来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的泛称 故译写为“夷”因此一直对布依族人民称“夷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照射耀下，一九五三年冬布依族族称才最后统一。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新华社的报道说：“一九五三年冬召开的布依族代表人士协商统一民族名称的代表会议……认为解除前布依人被称为‘仲家’、‘水户’、‘夷家’、‘土边’、‘本地’等等不是布依族的自称。会议通过 今后应根据布依族人民共同的自称，统一用‘布依’作为本民族的名称。”正本清源，恢复了布依族族称的本来面貌，确定了布依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第三节 布依族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融合与迁徙

布依族长期生息繁衍于多民族杂居的云贵高原，形成了“成

片聚居，交错杂居”的状况。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间互相交往，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种互相交往的历史现象，有文献记载可考的，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楚顷襄王派其将领庄蹻伐夜郎，灭且兰，封其子为且兰君，本人继续西征，最后王滇。庄蹻的这一行动，就有其他民族随之进入夜郎境内。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统一中国，秦始皇略取陆梁之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并谪徙民五十万戍其地，与越人杂处。其中象郡辖地包括有今贵州布依族先民的居住地区，这与越人杂处的五十万移民中，必有部分定居于骆越分布的地区。他们通过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不断交往，便逐渐融合于土著骆越人之中。与此同时，常頔“略通五尺道”（从今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到达贵州六盘水一带的交通要道）置夜郎吏，发展了贵州地区与蜀境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

西汉武帝建元中，以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加强了夜郎地区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从此往来频繁。汉武帝元鼎中，于夜郎地设牂牁郡，郡辖十七县，大部分在今布依族地区。西汉末年，一批“罪人”到交趾，和当地人杂处。汉时交趾所辖的范围包括今贵州的西南部地区。

东汉献帝时，士燮做交趾太守，统治交趾七郡（交趾、九真、日南、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的四十年中，从内地到交趾避难的人也不少。

三国时，马忠掳“牂牁僚”千余入蜀，这反映了当时牂牁地区“僚人”向外迁徙的情况。

唐代的“西原蛮”中，有大批人移居贵州布依族地区。逐渐被

布依族融合。布依族中的岑、黄、莫、王等大姓，说他们的祖籍是山东青州府益都县，这是北宋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4年）随宋将狄青“征讨”侬智高，战后留守广西，后来迁来贵州的那部分人。这种说法，符合史实，但他们与布依族相处日久，也就融合于布依族了。再则，现今的罗甸、望谟、册亨等县，宋元之后直至清初，属广西泗城府（今广西凌云县）管辖，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鄂尔泰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划归贵州。这一带的布依族与红水河沿岸的其他居民相互对流、迁徙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事。

明清之后，在布依族中，普遍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江西和湖广，在族源传说及家谱历史记述中也相传在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时，其祖先由江西、湖广随军来到贵州。这类传说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这些“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军民，却被布依族吸收并融合了。这反映了布依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但掩盖不了布依族族源的主流。在此之前，布依族先民已居住在黔南和黔西南一带。所谓“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即是指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将大批江西籍农民徙于云南、湖广的历史事实，因当时贵州分属湖广、云南、四川三省，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才成为省级行政单位，所以现在很多的居民，都说自己的祖先原籍是江西。这就是族源“江西”说的历史真相。客观上反映了贵州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亲善往来，感情融洽的鱼水关系。

外来说之所以如此盛行，一方面是迁来的汉族军民中，有部分知识分子凭借自己占有文化的优势，便把自己渲染为布依族的主体。另一方面，明清两代的反动统治者，残酷地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特别是清雍正、乾隆年间在贵州实行“改土

归流”后，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已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规定“土人”不得任用为流官，地方官不准“土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任意欺压“土人”强迫改装，“官为立姓”等等。因此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与一些入庠读经的儒生，为了自己的出路，与一些汉人往来日久，因同姓而“联宗”，借用当地汉人中流传从江西来的传说，隐瞒自己的族籍祖籍，也就报为江西、湖广籍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光宗耀祖。因此把自己的姓氏都称祖籍外省，在家谱和碑文中也写上了祖籍江西。各姓追述家谱，排列家族成员字辈之风，大概也始于这个时候。这是布、汉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封建反动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的一种历史痕迹。

布依族是贵州高原上的土著民族，她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于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开发祖国的西南边疆，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勤劳勇敢的布依族人民与汉族、苗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互相学习，互相交往，互相依存，共同进步，共同繁荣，世世代代承续至今。

注：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

宋人罗泌：《路史》说：“越棠、骆越、瓯隘、目瓯、供人、深目、催伏、盒人、苍梧、扬琴、柱国、损子、产里、海葵、力菌、稽余、北帝、仆句、区昊，是谓百越”。

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详”《南方民族史论文选集，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资料室编印。

酈道元：《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河引《交州外域记》。

⑤ 《太平御览》卷七七—引《异物志》。

⑥ 妇女手腕、手背刺蓝色花纹图案。又据宋人周去非《岭南代答》记载 古越语称母亲为“米囊”[me³³na:ŋ²] 布依语称母亲为乜 [me³³] 称婶母为 [me³³ni:y³¹] 意即小母亲之意。古越语称岳母为 [ti⁵³] 布依语称岳母为 [ta:i³⁵] 古越语称我主为“主构” 布依语“苏故”。这种语法也相同。

⑦ 贞丰县陆甚邦提供的资料。

⑧ 《史记·西南夷传》。

⑨ 《华阳国志·南中志》。

⑩ 《华阳国志·蜀志》。

⑪ 《蜀鉴·西南夷本末》。

⑫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⑬ 《古今图书集成》。

⑭ 《宋史·蛮夷四》卷四九六。

⑮ 《元史·地理志》。

⑯ 《安顺府志》。

⑰ 《镇宁县志》。

⑱ “布依”[Pu⁴y’zi⁴] (第一土语)

“布越”[Pu⁴y’ui⁴] (第二土语)

“布夷”[Pəu⁴y’i⁴] (第三土语)

第二章 原始社会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址

新中国建立以来，史学界对贵州少数民族开展研究，据地下发掘资料证明，布依族地区早在十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存在。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其文化演进的线索非常清晰。从那时起，人类祖先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就已经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栖息、生活、繁衍了。

属于这阶段的人类化石有“水城人”、“穿洞人”、“猫猫洞人”、“飞虎山文化”等。

一、水城人及其文化

一九七三年发现于贵州省水城特区三岔河右岸硝灰洞。出土一枚右上犬齿，系男性门牙化石，他比北京猿人同类齿进步，而较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原始，表明其体质特征还没有完全脱离猿形，特称之为“水城人”。距今约十万年前。“水城人”遗址出土石器五十三件，他们采用河滩上的砾石为原料，将砾石打制成片，制成工具。制作石器时以扁平砾石为打击石核，手握砾石。将其一端斜置石砧，另一手执石锤，利用锤之锐棱猛砸石核而成。运用这种方法的突出程度，迄今在国内早期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故命名为“锐棱砸击法”，可能代表着一种区域性文化特征。

遗址有胶结坚硬的杂色灰烬层，含碳屑、灰岩块、烧石等，